

火车

梁越永（自74）



梁越永，安徽肥东人，清华大学工学学士（1992），高级工程师，现任安徽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计量管理处处长、自动化工程公司经理，马钢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虽然我在这座南方小城已经工作、生活了二十年的时间，整整二十年了，可我经常在寂寥的午后，或是在宁静的夜晚，在细雨绵绵的春天，或是在秋风渐凉的秋天，偶然听到远处火车的“呜呜……”的嘶鸣声、或是车轮在铁轨有规律的“咯噔咯噔”的撞击声时，就不由自主地要回想，回想最初的大学时光，坐在17号楼朝北的514房间，总是能听到校园外不远处，经由清华园站的火车的鸣叫与轮轨撞击声；回想大学时代每个寒暑假开始与结束，坐着火车来回奔波于校与家之间；回想大学时代我们同学们一起外出游玩或是实习，从买火车票到坐火车过程中的点滴往事……

拿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我的高中母校领导们非常开心，给我的奖励是赴北京上学的火车票。那时从家乡到北京的火车票大约是19元左右的普票，加上3元的加快票，合计约22元，学生优惠，半票的价格是13元（半票中不能包括加快票），可是学校还是奖励了我全票的钱。我清楚地记得到学校财务科去拿钱时，拿到手的全是一元的纸币。这点钱在如今已不算什么，但对我那时贫穷的家庭来说，还真是帮了一个大忙。

带着一家人和一村人的嘱托，我登上了从家乡到北京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而且是一个人远行。我的父亲和哥哥把我送到火车站，火车徐徐启动了，告别时，我没什么不舍，

但我能感觉老父亲挥动的手，既有自豪，也有不放心的迟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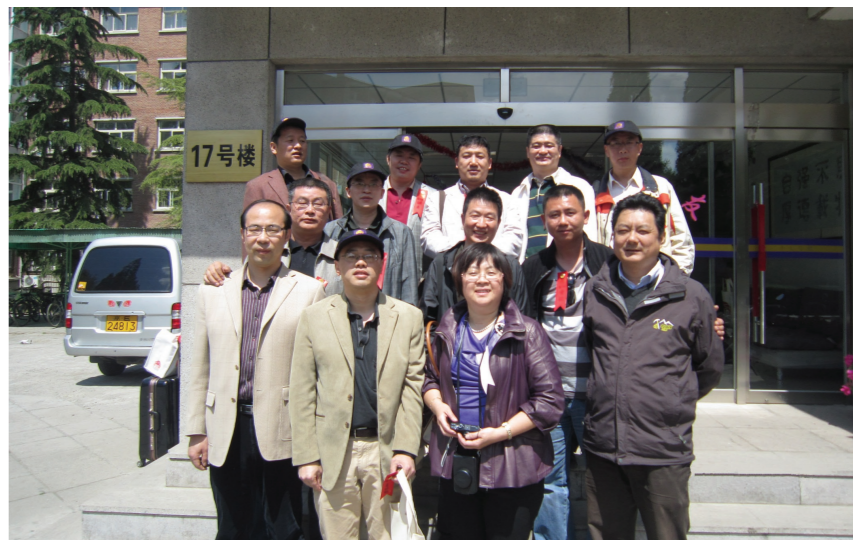
1987年的清华园，远没有现在的地域广阔。我们的宿舍在几乎校园最北边的17号楼，我的宿舍514是个北面房间。宿舍楼北边不远处就是当时的学校围墙，墙外就是大片的农田。才入学的时候，多少有些想家，经常一个人向窗外眺望，隐约能看到一条铁路和偶而正好经过的火车，喘着粗气或是快活地鸣叫着，让我想到从家乡来的火车，总感觉这铁轨连着我的家乡。想家的人还有同宿舍的老六，不知他是否也看火车，反正他经常一个人发呆，甚至在大家的安慰下有时还会掉眼泪。

开学不久，我们就享受了坐专列的待遇。学校安排我们的军训在河北的张家口进行，我们全年级2000多人，挥着校旗、系旗，按部队建制编成了营、连、排、班，浩浩荡荡地坐着专列来到了一个通讯地址叫“京包线孔家庄”的地方，开始了近一个月的军训生活。从开始的每天走队列、踢正步，到后来的匍匐前进与枪支瞄准训练，有很多事都是难忘的。最难忘的可能就是拉练到一个叫水母宫的地方，那天一共大约徒步走了七八十里路，中途有坚持不了的同学一个个被部队准备的“收容”车拉走了。我们班倒是全部坚持走完了全程，大家觉得很自豪。在水母宫附近吃午餐时，部队用车送来了香极了的肉包子（也可能是大家累和饿极了），同学们

一个个狼吞虎咽，吃包子数量纪录不断被刷新。最终，我们班的纪录是一个人吃了一打12个包子，我也是纪录创造者之一。

我们在校的时候，好像春运没有现在这么繁忙，买张火车票不是多大的难事。一般来说，每到寒假或是暑假前一个多月，学校都会统计回家的各位同学购票意愿，然后统一去给大家把票订好。放假前一两个星期，火车票就会发放到同学们手上。现在想来，真是辛苦老师们了，应该由衷地感谢他们才是。返校的票就得同学们自己在家买了。我一般是在开始预售票的那天起个大早，赶到火车站的学生军人专门窗口前，排在前几位，肯定有座位票。大学的五年里，我一直是这么做的，从来没有买不到票的现象。所以，现在有时候听说排在前几位都买不到火车票，我总是疑惑，这社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当然，那时候每年春节后返校的火车上都是最拥挤的，经常是上了车后就在座位上守着了，基本处于冬眠状态，少吃少喝。一是怕要上厕所，那十几米的路程可是极难穿越的人海，就算你挤过去了，能否挤回来就难说了。二是也怕你离开后，座位被别人占了，那可不要指望乘警来帮你——他也挤不过来。记得有一次寒假回校后，有位同学神秘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吗？那就是在火车上，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拼到厕所里，关上门，蹲下，那一瞬间，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吗？

大四和大五之间的暑假里，我们的毕业实习在大连仪表厂进行。我们全班同学坐着火车，一路欢声笑语，在熟悉的“哐当哐当”的节奏中来到了当时还不算太美的海滨城市大连。虽然我们每天下班回到大理工的宿舍里得先打半小时的苍蝇，虽然我们



有几个同学在小饭店里吃点熘肥肠后半夜被送到了医院，虽然我们每天经过那条小街都得躲让着小饭店揽客的手，大连的近两个月实习生活还是给我们班带来了很大的收获，同学们有了实践的机会，在工作中小试身手，有了技术上的一点成就感。最大的成绩我认为是咱班仅有的两个女生在这里与我们班两位幸运的男生缘定终身。实习期间，我们有个周日集体去郊外的夏家河子海滩游玩后，返程上火车时，那真是人潮人海啊。我们全班同学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左冲右突，前拉后推，终于在车上汇合了。车厢内，座位下，行李架上，所有的空间里都挤满了人。我们几个爬到行李架上的同学，大汗淋漓，惹得下面座位上的人高声喝问：难道是下雨了吗？事后还听说两则故事：一则是说我们一个同学在拥挤中碰坏了一个老农的几个鸡蛋，那老农不依不饶地埋怨，还是一个东北大姐对那老人家一通抢白，在我的同学们还没听清的情况下就帮着解了围。大家感叹，东北的女人厉害啊！另一则是说我们班一向温文尔雅的陈同学，竟然在给同学留座被别人抢占的情急之下，一口唾沫飞在座位上，愤愤地说，大家都别

坐了。

毕业时的火车站送别，是每年暑假开始时北京站的一道风景，只是这风景让人既有感动，也觉唏嘘。1992年的暑假开始了，到了我们自己各自离别的时刻。我和班里几位同学把同学们一个个地送到车站，送到站台，再目送火车驶出站台，像我们以前看到的一样，多少的话儿都在站台上化成了拥抱和泪水，化成了彼此对前程的祝福与对重逢的期盼。当最后留校的几位同学把我送上了回家的火车时，我倒希望大家愉快地告别，可是做到这点很难，我只坐在车里无语，同学们在车外挥手，我也挥手，火车长嘶一声缓缓启动，真有“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的感觉。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忆起那天老六追着火车快跑出了站台的情景。

二十年，火车的隆隆声常让我想起母校，想起主楼前的白玉兰，想起荒岛里的亭和椅；想起东大操场的歌声忧伤，想起西大饭厅的舞会欢畅；想起那多少人神往的五号楼，想起那硬着头皮也得去的七食堂；想起庄严雄伟的大礼堂，想起历经沧桑的二校门……

有时，我真想回到17号楼，再听听那已经不再的火车声。📍